

六下於胤余鎮保音日旰字下幹汎舶上芳梵天
反海濱賓下音棹直孝潛詠上在鹽不施徒可漂
泊薄下音鯨鱗上巨鋸牙據瓠護彷徉二字
羊珂貝何反次緒序下音號叫上戶高反高聳勇旁
控告貢上若珮裂瓊上俱挑土形繫縛上陸立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八 詠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五

時諸寶人聞是語已咸皆大怖無計所出至
十五日裏灑陀時皆向城北詣天馬所時彼
天馬從大海出於海岸邊食自然香稻是時

金葉刊

有一無智寶人不記前言見馬王已作如是
語君等知不此是婆羅訶天馬王食噉香稻
我等宜應就禮其足白言我向彼岸歸瞻部
洲時彼寶主告諸人曰我於鐵城受彼言告
事不如是乃至馬王未語已來無宜逼近要
待馬王飽食香稻身體充悅舉首四顧三說

是言誰向彼岸歸瞻部洲聞是語時方至馬
所求度大海時馬食訖四顧三告諸人聞已
就禮其足合掌恭敬作如是語我等求向彼
岸還瞻部洲時彼馬王告諸人曰汝等若欲
安度大海歸瞻部洲者當依我教諦受思惟
若不依者無由越度彼羅利女必化作美容

倍勝常日將諸男女來相誘誑作如是語我
依汝活爲作歸依今棄我去欲何所適如上
所陳宅舍珍寶咸皆具說若不住者汝之男
女自可持將汝等若聞如是告時生顧戀心
作妻子想愛彼珍寶及諸園觀情生願樂欲
到還者縱昇我背必當墮落猶如熟果不住
其枝時彼諸女復羅刹像皆競取食皮肉筋
骨腸胃血髓髮毛爪齒皆盡無餘廣說如前
乃至滴血在地悉皆取食若其汝等遵奉我
教不起如是愛戀心者持我一毛亦不墮落
能超大海至瞻部洲時彼馬王於諸寶人善
教語已即便低身令彼附近或持駿尾及以

身毛隨情執捉時彼天馬踊身虛空望瞻部洲騰驤雲路爾時恐畏惱動羅刹見恠作如是念今此慄動豈非贍部洲人棄我逃逝偏觀房舍不見有人即皆變形作美女像持諸男女咸至大海求覓賣人既遙見已隨後啼泣告言賢首何意疎我并諸男女棄捨而去

君等若並獸背我者汝之稚子各並攜將時諸賣人聞是語已各生顧戀於彼牢舍及以園池井諸珍寶起愛念時於天馬上身皆墮落猶如熟果不住其枝時羅刹女隨取食之如馬王所說惟賣主一人心無顧戀憑附天馬得出海岸安隱無礙達贍部洲

詠八

二

尔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觀此諸人由生愛戀不順教故悉皆墮墮當知汝等若於自身作如是念眼即是我我有於眼乃至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又念色即是我我有於色乃至聲香味觸法又念地界是我我有於地乃至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

色即是我我有於色乃至聲音香味觸法地界是我我有於地乃至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色蘊是我我有於色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汝等苾芻若能不作如是我我所想於自於他情無耽著受行正教棄背邪道即不墮落生死海中安隱快樂趣涅槃城譬如智賣

主受天馬教棄羅刹女能出大海至贍部洲爾時世尊說伽陀曰

諸有無智人不信於佛教當受輪迴苦如愛羅刹女若有智慧人遵奉於佛教

當出生死海如隨天馬言

尔時世尊告諸苾芻彼諸賣人不能奉持天

詠八

三

馬教故於大海中悉皆墮落被羅利女之所
噉食惟貴主師子胤受天馬教堅心專一安
隱能得出於大海至瞻部洲時師子胤妻大
羅利女不尋其夫住在城內諸羅利女俱來
告曰如我等輩尋覓逆夫持以歸還俱共噉
食汝夫主去竟不遠求准此情狀遣還瞻部
若即尋覓獲得者善若不得者我當食汝不
應致恨彼既聞已極生憂怖告諸羅利女曰
汝等固執苦令覓者我今宜往瞻部洲內擒
捉將來衆羅利女曰斯爲甚善時費主婦即
自騰虛超越大海屈伸臂頃至瞻部洲化作
可畏藥叉之像猛害倍常在師子胤前當路
而住時師子胤覩藥叉像即拔利劍欲斬藥
叉彼便驚走避道而住如是展轉不相捨離
遂於中路逢遇寶旅彼之費主與師子胤是
舊知識情懷莫逆歡讌言離時彼羅利化爲
美女并攜稚子貝妙莊嚴便詣中國費主之
前禮彼足已作如是白我是赤銅洲國王之

女父母婢我與師子胤費主爲妻攜我母子
歸瞻部洲於大海內遇摩竭魚觸破船舶所
有珍寶散失無遺以我爲不祥遂便見棄我
之幸會今得相逢唯願將母子就彼申謝彼
即告言我當送去時彼費主見此婦人慤懥
慄惻爲往師子胤處告言知識汝之妻室儀
容可愛復是王女如此儕匹舉世難求既無
大憾不應輒棄宜應收采與彼同居時師子
胤告曰彼非王女是赤銅洲暴惡羅利衆中
之女食人血肉非我妻也費王答曰若如是
者何緣至此時師子胤具告因緣費主聞已
默然無語即以路糧并諸雜物贈已而去時
師子胤漸漸歸還至于本舍時羅利女亦隨
其後并攜小童至師子胤宅從倚門側在一
邊住時彼衆人見其兒子共相告曰仁等當
知今此童兒觀其貌狀是師子胤兒子不虛
羅利報曰君等鑒貌知是非虛宿緣薄福被
父所棄告言姊妹從何處來汝是誰婦羅利

詠八

四

告曰我是赤銅洲國王之女父母娉我與師子胤賈主爲妻攜我母子歸瞻部洲於大海內遇摩竭魚觸破船舶所有珍寶散失無遺以我爲不祥遂便見棄流離辛苦得達於此幸願諸君將我及子就賈主處而申懺謝時彼諸人詣賈主父母處以事陳告于時父母

語師子胤曰彼是王女宗族尊高隨汝遠來深可悲歎并攜稚子益用傷懷汝可愍之無宜見棄違心之事仁者不爲時師子胤誓首三拜白父母曰彼非王女是惡羅刹於赤銅洲縱大暴虐漂泊賈旅皆取食之我輩諸人並皆食盡我有餘福得奉尊顏父母告曰一切女人皆是羅刹何故介婦獨與惡名宜應收納召入居室重白父母曰我知非人不堪共在尊必愛念隨意納之我向他家別求居止親曰我爲汝故喚入家庭汝苦見嫌於我何用宜隨汝意令彼母子逐緣自活即遣使者驅之使去時彼母子旣被擯斥便詣王門

諸臣揔集嗟其美麗即便俱入白大王言門有女人儀容罕匹忽然至此靡識所由王言引入我自親問臣即召進王見女人姿容絕代美貌無雙便起染心極生愛著告言善來美女從何所來因何至此女便稽首白大王言我本住在大海南岸赤銅洲所是國王女

誄八

五

其師子胤因風漂蕩舟檝無遺與諸賈人漂至我國父母娉我與彼爲妻爲立新舍多賜珍寶經歷歲時誕生幼稚攜我母子遠度滄溟遇摩竭魚破其船舶遭大辛苦達瞻部洲以我爲不祥便生棄擲今歸本宅復不相容無處存生故來啓白唯願大王恩慈動殖喚賈主來爲我申謝王聞語已起悲愍心告言勿憂宜可寬意即遣使者喚賈主來師子胤至致敬王已在一面立王告師子胤曰此是王女娉汝爲妻旣生子息相隨至此因何非理輒爲擯斥設令有過亦可相容時師子胤進啓大王此非赤銅洲大王之女是惡羅刹

殘害生靈具以海洲所經之事委悉陳述我之同侶摠皆食盡惟我得存此羅刹女尚不相放飛騰大海變作美容王熟察之宜遠驅逐勿令縱暴王曰一切女人皆是羅刹何但此女獨見相嫌必汝不愛宜當與我白言大王我聞孝竭於家忠盡於國恐延大禍事在非輕大王有心生愛念者我不敢進亦不敢止必有禍生非臣之過

余時世尊告諸苾芻曰當知女人於諸男子是繫縛處是沉溺處貪染容色不信忠言不思其禍汝等應知時師子頂王心生愛著即令此女進入後宮時師子胤知王意正進諫無路遂在殿前告諸輔相曰諸君當知王愛羅刹將入後宮必延大禍知非我過說是語已掩泣而出

其王後時於羅刹女深生愛念倍異常流耽染荒迷不思國政時羅刹女縱諸妖媚摠攝王宮令無自在便於夜半凌虛而還往赤銅

洲羅刹女所諸女見來俱生慶喜問言商主今在何處告諸女曰姊妹汝何念彼一商主乎我別汝等至贍部洲到師子劫城師子頂王所彼遂納我令入後宮冊我爲后我縱妖媚使城中人皆無自在王不理政心醉荒迷汝等可共俱行詣彼城所隨情噉食住意持

詣八

六

歸諸羅刹女聞是告已歡喜踊躍飛騰虛空即於其夜至師子劫食噉城內所有人物至天曉已城門不開於王宮上見諸鷗鷺食人肉者飛滿空中輔國大臣俱集門所佇立經久待門不開各共高聲徧告城邑天明已久王門不開於內宮上多食人鳥飛騰亂下口銜骨肉人並驚惶圖計無所時師子胤聞斯告已便拔利劍趨走城門告諸人曰君等何議我於先時已相告白王納羅刹定招其禍今城門不開滿空飛鳥觀此相貌禍延王室諸臣曰其計何圖賈主曰宜置高梯上城瞻察既安梯已黨主乃拔利劍上城隅遙望宮

中見死尸狼籍即使跳下誦神呪摩利劍擊彼五百羅刹四散馳走或持人手或有擎足或持頭腹飛騰而去城外諸人悉皆遙見于時賚主大開城門諸人競入共覩荒殘輔相大臣號叫城邑共諸人衆灑涙宮中各並歸家荒迷無次後於他日揔集諸人共相議曰國主大王自貽伊咎納羅刹女不受忠言今並滅亡君等欲爲何計第一大臣告諸人曰先王已死復靡儲君寶位既虛百姓無主無君不立今當冊誰次臣告曰爲國主者有智有勇方昇鼎位諸人告曰賚主師子胤與五百人入海取寶餘人皆被羅刹所害惟獨一
詠八

七

身得歸鄉國被羅刹女尋至本城不受其媚主納此女固詞直諫不受忠言荒姪失道以取云滅賚主拔劍獨入城中爲我國人屏除群禡此則大勇大智餘莫過也大臣議曰誠如所言宜令彼人以爲君主即使共至賚主之處同心請曰賚主知不大王已死復無儲

君國祚空虛不可無主國人今欲奉冊爲王垂哀爲受是時賚主告諸人曰我是賚人經求活命寧堪重位爲國主耶可覓餘人以當寶位衆復請曰餘無堪者幸願慈悲受衆人請時彼賚主如是固辭國人再三頻求頂禮尅時賚主旣辭不獲免告衆人曰我實不才無心當此隨衆人意共立盟言我爲王後所有教令無違逆者我當受衆衆人誓首謝已咸曰奉行其大王等即便灑掃城隍莊嚴殿宇以妙香水灌頂稱王萬機之務一朝權執王乃念曰我昔賚人入海取寶同行之輩爲羅刹所食我時無力除彼怨害今爲國主所欲隨情屏除羅刹滿我宿願即便下令廣召呪師能役使鬼神者遠近咸集更持明呪靈驗肅成復簡兵旗令習弓矢命大臣曰卿等知不我有宿讎在大海外欲往除殄多須舟楫宜可營辦不久將行是時諸臣多造船船十日揆時嚴整四兵至大海口遇風陞舶欲

達南岸時羅刹城內凶幡飄動諸女見已共相謂曰姊妹當知今凶幡動必有贍部洲人念昔怨惡情懷酷暴來誅我等宜往海濱觀其所作揔命徒侶俱臨海岸見諸船舶蓋海而來各並驚惶欲爲拒戰其時師子胤王揔命維舟四兵俱下奮臂大呼與羅刹共戰乃

縱神呪冥縛羅刹鋒矢旣交殺戮過半明呪

力故走叛無由所有餘殘請命求救王乃告曰共立要盟方存汝命汝從今後移向餘處不得重來更爲殘戮若隨教者得存餘命諸羅刹女誓首拜曰我等昔來廣興暴惡從今已往奉遵言教遷移遠去不敢傷殘時羅刹

詠八

八

女拜辭王已遠適餘方時師子胤王平除舊城破鐵城獄重開疆宇建立新城召募諸人住斯寶渚廣收珠玉還瞻部洲彼國因王以爲其號名師子洲

余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師子胤王者即我身是彼師子頂王者即老叟

苾芻是彼羅刹女者即無比是往時師子頂由愛羅刹女故遂至命終今貪無比還致身死汝諸苾芻我於往時已曾捨棄彼羅刹女豈於今日遂彼求心是故汝等當善思惟知諸女人是沉溺境作不淨想深生厭離於我教誠專心奉持時諸苾芻及餘大衆聞佛說

已歡喜奉行禮佛而去

余時無憂婆羅門將無比女往憍闊毗婢與鄖陀延王時王便置無比於妙華樓給五百侍女日與五百金錢廣說乃至王授無憂爲輔國大臣時有二人來至王所樂爲奉事一人能說喜事一人能說憂事曾於一時王與

二夫人一處同坐鄖陀延王捷紺容夫人云南無佛陀願王長命無病無比夫人云南無大天願王具壽無病是時無比情懷嫉妒便白王言紺容食大王食而思佛陀王聞語已默然無對又於他日數於王處構扇讒言王作番次就二夫人處而受飲食次至紺容時

詠八

九

無比夫人密作是計令捕鳥者將活鳥而進於王王曰我於今日誰處食耶無比答曰次至紺容王曰可持此鳥令充食用紺容見活不肯受之捕人還送王見恠言何不烹宰王復尋思由彼念善情存護命無比白言若爲佛及僧彼便殺鳥以充供養王曰可報紺容爲佛辦食無比即便教捕人曰汝可殺鳥授與夫人即殺將付紺容見死受以充厨捕人還報夫人已受王便大瞋爲我不受爲餘便殺王持弓箭往射紺容夫人遙見即入慈定王所射箭中路而墮迴鏃向王王便更射夫人白言王勿自害王曰何意如是夫人曰我證不還復無慾過王興惡意必招重罪王問知實便就禮敬餞謝前界情厚夫人作姊妹想從茲已後但有新穀新果必先見授日日常自問其安不

時王邊境有城反叛王親領兵自往征伐遂勅大臣無憂留守都邑其二夫人掌率宮內
 王曰汝之二人勿相嫉妒晨昏靡怠守護宮闈夫人曰善是時無比每勸其父令害紺容無憂遂即作殺方便時紺容夫人夜讀佛經復須抄寫告大臣曰憚皮具菜筆墨燈明此要所須便宜多進入大臣依教奉進於憚皮內密安火炭置在宮門夜被風吹火便大發光徹樓上城人咸至悉皆持水共救火灾時無憂大臣更拔利劍遮不令進告諸人曰汝等豈欲劫內宮耶諸人遂散時紺容夫人與五百婦女俱阱樓閣告諸女曰我與汝等自業所招卒難逃避說伽陀曰
 我於城隙處 遙望見世尊 依教具修行已獲真實諦
 諸女皆悉投身火聚猶若飛蛾同時命殞曲脊侍女從水寶出得免火災無憂大臣至天曉已收諸女骨棄在尸林苾芻入城爲行乞食見斯事已還白世尊佛因廣說如增五經乃至世尊將諸苾芻往尸林處觀五百諸女

所有殘骸告諸苾芻說伽陀曰

世間癡所縛 惡事將爲善 貪愛數愚人
常居黑闇獄 不善將爲善 觀察盡空無
當起眾離心 勿生於染著

余時國人及留守臣見紺容死計無所出遂
喚能說憂事人曰汝比受王祿今正是時往

白大王云紺容夫人赴火而死廣說乃至其
人即共大臣等議可畫一幘作紺容夫人所
爲因緣投火死狀并與象馬各數滿五百童
男童女亦各五百真金一億別嚴四兵如是
辦已我當爲去大臣即皆爲辦其說憂事人
領斯兵衆詣王營所去營不遠遣使持書白

耶陀延王曰我是某國大王唯有一子被死
將去我今求死來至此國欲以象馬乃至金
寶將贖子命若允者善若不得者我當共戰
願王助我時王啓封讀書而笑遣使往喚外
國王來奉命尋至申問訊已問言知識比曾
見有被死將去求索得耶答曰若被死將去

求不得者可開此幘善爲觀察王遂開看告
曰豈可紺容被火燒死耶答言已死願王寬
其罪勿責於我恐王憂惱設此權謀說伽陀曰
我不是王非子死 我是王臣食王祿

有非愛事白王知 唯願恩寬恕其罪

時王聞已遂即旋軍還憍閃毗國勑法官曰
詠八

十一

可執無憂身塗紫礦置熱陶內斷其命根又
以無比頭髮繫不調馬足踐踏之令死時法
官大臣遂殺無憂以無比夫人置地牢內王
經七日不見無比極懷憂悴王問無比今何
所在大臣曰王勑令死王曰紺容已被火燒
無比今復身死卿等意欲令我出家諸臣皆
默然無對臣知王念遂出無比將以見王王
時大悅具問其故嗟歎希奇王有疑心遂往
問佛廣說乃至請出尊曰何因緣故紺容獲
得不還道果以五百妓女而爲侍從俱悉同
時被火燒死唯曲脊女一人得活幸願出尊
爲說本緣佛言大王當知乃往古昔婆羅疣

斯國有王名梵摩達多其王最大夫人曾於一時與五百婢女遊觀華園入芳池浴既出池已時寒求火去此不遠有獨覺聖者造一草庵在中住止時彼夫人命一使女汝可以火燒彼草庵女遂往彼見出家者住草庵中不忍放火夫人即便自往放火諸女見已悉共歡笑俱言好火聖者見已心生悲愍便從火內飛騰太虛現大神通異拔其苦諸女見已遙請下來求哀懺謝爲設飲食以申供養各爲發願尔時夫人者即紺容是彼侍女者即五百內人是由彼業力雖復紺容得聖道果然於五百生中及五百侍女被火燒死彼使女者即曲脊女是由不肯燒故常得免難善惡報應大王當知王又請問以何因緣其曲脊女受曲脊報所聽受經一聞領悟而身居賤位佛告大王昔婆羅底斯有一長者名曰善續爾時長者遂請五百獨覺聖人就舍而食時此衆中有一獨覺身患風疾食時手

顛其鉢欲墮時善續長者有一小女見彼手顛便脫臂珎用支其鉢見不動已即便發願猶如此鉢不復動搖我於來世所聽妙法心無動搖領悟不志復一聖人身患曲脊便於他日食時不見女問父曰有一聖者何不來食父曰聖者何狀女便戲心曲脊學聖者形詠八

十三

如此聖人衆中不見又復常喚親戚爲婢大王當知由奉鉢支發願力故今得聞持聰明領悟由作輕心學聖人故今得曲脊報由昔喚人爲婢故常居賤類王復請佛何因無比於七日中居地牢內不得飲食而容貌不變佛告大王於過去世有婆羅門女與刹帝利女共爲知友其刹帝利女有信敬心每施苾芻隨時飲食後時婆羅門女命刹帝利女就舍而食既至舍已有獨覺者爲乞食故來至其家刹帝利女報婆羅門女曰與聖者食女言我不能與報曰若不施者我自還家奉施其食時婆羅門女隨知友情持食施與刹帝

利女見施食已教其發願即發願曰願我比
福今生後生莫受勝報遭厄難時勿受飢苦
由彼願力今不受飢顏容不變後於異時妙
音長者供養佛僧有一使女常令供給此女
遇疾因即身亡臨命終時便發是願我比役
力供佛及僧所有福緣捨此身已當於妙音

長者最大夫人託娠受生顏貌姝美與妙容
相似鄔陀延王納我爲后作是願已即便命
終託娠夫人時經九月初誕之際室滿光明
因名吉祥慧憶前生事年漸長大宿殖信心
具壽阿難陀次行乞食遇至其舍時吉祥女
頂禮足已白言聖者願持我語敬禮世尊并

詠八

十三

諸聖衆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時阿
難陀還住處已持吉祥慧語爲禮世尊及諸
大衆申問訊已佛告阿難陀汝識彼吉祥慧
不白言不識佛言彼是妙音園中供養使女
由供養僧發願力故還生妙音長者家廣說
乃至既長成已於高樓上望鄔陀延王王遙

見之謂是無比遂召長者問曰何故宅內义
藏無比答曰不是王不信語重問是誰答曰
是我之女王曰隨其是非當婢與我遂具盛
禮迎娶後官與五百姝女以爲給侍時吉祥
慧欲見世尊及苾芻衆便白王知王隨其意
即辦供養請佛僧衆欲於七日受食宮中王
自親往既至佛所具威儀已白佛言世尊吉
祥慧請佛及僧宮中受食佛默然受王禮而
去還報夫人令辦種種上妙美食往白時至
世尊不去令舍利子與衆俱行既至王門不
敢輒入王命令進舍利子作是念世尊制戒
不許輒入宮門今得王教復不許違佛以此
緣或容開許即入宮門安置坐定時吉祥慧
夫人及王自手持奉上妙飲食食已聽法即
於座上夫人獲預流果經七日已僧衆辭去
諸苾芻既至佛所禮佛足已述如上事佛告
舍利子善哉我未開許汝已知時汝等當知
前提是創制此是隨開爲諸苾芻重制學處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明相未出刹帝利灌頂王未藏寶及寶類若入過宮門闈者除餘緣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明相未出者謂天未曉有三種相王及寶等並如前說宮門闈者有三種別謂城門王門宮門過者

謂足越也除餘緣故者除得勝法如舍利子等釋罪如上此中犯者其事云何苾芻未曉亦得惡作王門亦尔若越宮門想疑本罪次二句惡作次二句無犯若王王妃及太子大臣喚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

心亂痛惱所纏

十
古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

詠八

驥尾上紅反下平音騰驤上音驛下舟艤音擯斥上音斥下奔也舟艤上音
接動殖下常跳音儲君上音鼎位上音
項櫛音例國祚下才反肅成宿上音揆衡音發奮音要

如是語具壽我今始知是法在戒經中說諸苾芻報曰豈可具壽於半月說戒經時不聽聞耶六衆答曰我今豈可惟聽說此更無餘事於諸欲境亦復思量諸苾芻白佛佛言此等愚人輕慢學處乃至我觀十利爲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竟

盟邀明二字音疆宇上音渚音漿音壞音烹宰上庚反歟音
射鍛粗族反字
隣煩于敏反水竇下音一幘下音一幘下音孟反紫礦下俱手

顫戰下音訊說音信二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九

詠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詐言不知學處第八十三

尔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告諸苾芻半月應說波羅底木叉戒時諸苾芻奉教而說六衆苾芻聽戒之時作

乞

竟